

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

雷声响彻平原

许辉◎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

雷声响彻平原

LEISHENG XIANGCHE PINGYUAN

许 辉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雷声响彻平原/许辉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0

(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5396-6305-0

I. ①雷… II. ①许…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572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策划: 朱寒冬

责任编辑: 韩 露

装帧设计: 徐 睿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雷声响彻千山

LEISHENG XIANGCHE PINGYUA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许辉，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夏天的公事》《人种》等，长篇小说《尘世》《王》等，散文随笔集《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和自己的淮河单独在一起》《又见炊烟》《涡河边的老子》等。短篇小说《碑》曾作为全国高考、高校考研大试题，中短篇小说《碑》《夏天的公事》等被翻译成英、日等多国文字，收入大学教材。作品多次获国内文学大奖。

目 录

1994 年

夜行人与雾 / 001

指方向的人 / 003

难民 / 005

红木箱 / 007

癫狂的土岗 / 042

麦子地里的新媳妇 / 044

大年三十的故事 / 046

少女与狗(存目)

小趣的故事 / 050

走 / 064

惊蛰 / 128

1995 年

庄台 / 147

康庄 / 174

孤独的慢板 / 202

游览北京 / 213

秋天的远行 / 220

过重岗山 / 249

灭点 / 255

1996 年

我爱小芹 / 261

雷声响彻平原 / 376

卡萨布兰卡(存目)

碑 / 387

被遗弃的暗红色坤车 / 396

一位女士 / 400

1994 年

夜行人与雾

雾是何时起的？只有夜行的人才知道。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一个人，一个男人——大约是从朋友家打麻将才回来——骑着自行车走在街上。他的自行车是老货了，咣哩咣啷的，在安静的初春的夜里响得好远。骑自行车的男人大约在四十岁上下。大街上已经稀落无人了，但灯都亮着，刚打过春的初春的深夜显得恬静安详，天气也不太冷，到底是打过了春的日子，人的身上感觉好舒服。

大约就在这时起雾了。起初觉着空气有些潮湿，继而呼吸就有了些阻滞的感觉。这是起雾了。看，那些灯都罩上了一层朦胧，整个城市的上空弥漫着幻想的色彩。更远的地方，比如在郊区公园和环城绿化带的树丛旁边，也会有这些雾吗？这些雾是从哪里来的？是看不见的，一个法力无边的老爷爷放出来的吗？

雾渐渐地弥散开来。现在到了大桥转弯的地方。灯光仍然很多。骑自行车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看见在空荡无人的街边，站着一位少女（或者是一位姑娘）。在有些飘动的雾气里，目光一过，就感觉那少女有一种十分清纯的味道。她呢，像是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吸引她，或者她在等什么人，又不像，她只是好安静地立在街边上。对骑车而过的自行车和自行车上的人，她也不表现出什么意向——或者有些不安，或者想要认出来者是谁，或者仅仅是看一眼——她不，她只是安静地立在街边，像是在品味雾的来历、来意、去向、动感，不，又不像，她怎么会半夜三更一个人没事在这儿看这

些、体察这些？她也不能预先就知道半夜要起雾了。或者都是偶然，碰巧了？好像又都不像。

骑破自行车的男人很正常地咣咣当当地骑过去了。骑过去之后，他又觉着有点那个。哪个？他也不明确知道。只觉着有点那个。心里头好像老惦记着。骑出去老远了，他仍惦记着，有点为那姑娘着想。半夜三更的，碰上坏人，怎么办？——也许那姑娘就是“坏人”，又不像。但坏人还有什么像不像？心里头就惦记着。惦记什么？不知道，就是惦记着……到了家，开了门，老婆孩子都睡着。他轻手轻脚上了床，还是惦记着……那要真是“坏人”，还有什么可“惦记着”的？但仍惦记着，翻来覆去地惦记着……总睡不着……

雾是何时起的？怕只有夜行的人才知道。

指方向的人

一列火车到站，许多人从出口处涌出来，车站广场上的大小车辆都忙着了，上人，喊人，关门，开车。忙了半个多小时，才又渐趋和缓。

在车站广场外头一条大街的隔离墩旁，站着一个可以称为老头的人。他一只手拎着一面小红旗，另一只手捏着个不锈钢哨子，左臂上戴着个红袖章。他是个管交通的。他很负责，表情慈祥认真。

因为离车站广场不远，他就额外忙一些。为什么呢？你看，来了一个人。

来了一个中年旅客，肩上背了两个大包，手里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左右看着，突然看见了老头，便艰难地走过来，问道：“老师傅，往×处去，怎样走呀？”

“坐一路车，三站下。”老头把手里的红旗一挥——习惯动作——就打发了他。

又过来一个，妇女，像农村小地方来的，抱着个孩子，提了个大包，焦急地说：“俺请问大爷，俺是第一回来，摸不着路，又怕遇见坏人，俺请问大爷，俺往这块去该咋走？”说着摸出个信封来，给老头看。

老头却是个不识字的。他倒也能对付，说：“往前走五十米有个岗亭，民警知道。”手里的红旗一摆——习惯动作——又打发了一个。

一上午他打发了一二十个。这也不是轻松活，日积月累，他这

也可观,再说又是分外事。到十二点半,老头下班了。下班就下班呗,他却并不回家,只把小红旗一卷,往街边巷口的一家小饭馆里,坐住了,要了三两卤猪耳朵,又打兜里变出一瓶白酒来,四两装的,眯着眼,吸溜了一口,尔后就呆望街上穿来行去的人。

这小饭馆真不错,能把街上的情况看个一清二楚。老头眯着眼,看街上。也不是真看,只是做看的样子,——这都是习惯动作,他的真事情还在酒盅里,过一时吸溜一口,过一时吸溜一口,那态势很浓酣,无可比拟。

一小时后,老头准点离开小饭馆。他的手里仍握着卷起来的小红旗,另一只手里捏着哨子,在人行道最靠边的地方,有点驼背地走。

难民

难民都拥挤吵嚷成一团。边防部队的一名军官说：“我的国家不允许你们入境。我的国家没有接纳安置你们的义务。我们是由一道国界分开的。”

难民们叫道：“难道你不知道美国飞机在轰炸吗？难道你没听见巴格达的爆炸声吗？你要我们到哪儿去呢？”

“到沙漠里去。”那位军官说，“那里不会有人去轰炸的，美国佬的军队还没有多得像蚂蚁。”

于是难民们往沙漠的方向去了。第一天他们看见了沙漠巨大的边缘，那边缘呈抛物线状，遥远而且壮观。第二天他们进入沙漠。燃料很快就耗尽了，他们抛弃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悲壮而视死如归地往沙漠深处徒步走去。第三天他们就消失在沙漠的深处了，没有人再见到过他们。

若干百年，或若干千年后，一支装备充足的队伍来到沙漠深处。他们在茫茫大漠的两道沙谷里发现了几百具僵干的尸体。从衣服和体形、容貌上，他们认不出死去的是哪个民族哪个年代的人种。他们在离沙谷不远的平地上发现了巨大的宇航标志，他们知道外星人曾不断地来到过这里。他们沿着一些杂乱的脚印追踪到一片起伏更大的沙丘里，他们看见一些赤身裸体的沙漠人——他们看见他们就转身消失在沙丘的后面了。他们沿着另一些杂乱的脚印追踪到沙漠的另一端，这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湛蓝纯洁的大海，他们被大海的浩瀚和清凉惊呆了，他们能想象若干百年或若干千年前有人从干渴灼人的沙漠里来到大海的边缘时所爆发

出的极度惊喜的欢呼。他们面对湛蓝的大海热泪滚滚,但他们失去了那些杂乱的脚印,他们不知道那些杂乱的脚印是重返沙漠了呢,还是沿海岸而行并择绿地而居了,抑或是渡过大海,在大海的绿岛或大海对岸的陆地出现,成为现在的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了。

这支装备充足的队伍,踟躅在大海和沙漠的边缘。他们焦虑而且犹疑,许多未知的路展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面临着和若干千年前同类相同的各种选择,那结果会完全不同:要么成为僵尸,要么成为沙漠人,要么沿海岸择地而居,要么进入大海以寻求那遥远不可知的地平线……

两天后他们重返沙漠,因为他们是从沙漠的那一端来的,他们仍要回沙漠的那一端去。——事实就是如此简单!

红 木 箱

吃过早饭,陈军正要下地,队长良元过来告诉他:“小陈,刚才公社管秘书打咱庄过,叫捎个话给你,县知青办定下来叫你参加写作班子,明个上午去报到。”陈军说:“也没讲得多长时间?”队长良元说:“那倒没讲,少了也得十天半月。你去就是了。”陈军讲:“好,俺明个去。”良元讲:“你今个不用上东北湖看机子了,你在家拾掇拾掇,俺找人替你。”陈军说:“有啥拾掇,明个去就是了。”良元见他这样说了,也不好拦他。陈军赤着脚,上身裸着,下身穿一条挽着裤管的蓝布裤子,空着手往东北湖去了。

太阳这时才升起来不久,天已经开始热了。陈军赤着脚,叭叭地踩着干焦的土地出了庄。田里的庄稼:红芋、高粱、黄豆、大蜀黍,一夜里得了凉气、潮气的滋润,都是鲜青青的。东北湖稻地离庄子大约有两里地远,这是队里淮北变江南计划的一部分。陈军到的时候,学有正在水里洗脚,抽水机“嘭嘭嘭嘭”地响着。陈军说:“学有,你回家吧。”学有答应一声,拾掇拾掇,打塑料棚里捡了小褂,摇摇晃晃地回庄了。

剩下陈军,他先各处看一遍,都正常,他就在离机子老远的一棵小树底下坐下来,点了根烟抽,闲坐着。过了半个多时辰,打庄的方向来了几个娘们,都扛着锨,是上东南湖撒粪的,果然她们在半路上就向南折了去了。她们的身形才瞧不见,打庄里又出来一个娘们,大热的天,还穿着件素黄花的长袖小褂,穿一条蓝裤子,穿得一板一眼的,胳膊弯子里挎着个小篮子。愈走得近了,才望见那不是个娘们,是个姑娘。走到稻田边上了。陈军打招呼说:“春梅,

上哪去？大热天穿得一板一眼的。”春梅笑得好看，笑着说：“上东庄俺二姨家。”陈军说：“上你二姨家，篮里挎了啥好吃的？”春梅说：“俺娘腌的几个咸鸭蛋，打腊月里腌，俺到现在也没臭，还都腌出油来了。俺留两个你尝尝。”陈军说：“俺不要，你那鸭蛋有数，到你二姨家少了，你讲不明了。”春梅说：“俺就讲是俺路上吃了。”陈军讲：“大热的天，你要真吃两个咸鸭蛋，不齁的慌？”春梅讲：“俺就说俺搁路上喝了水了。”陈军讲：“搁哪喝的水？”春梅讲：“搁俺庄东北湖稻地机井边上喝的。”

春梅留下两个咸鸭蛋走了。一路往东去，就出了县界，到泗州的地方了。稻地这里很清静，北面是树木葱郁的新汴河大堤，西面、东面、南面，都是青庄稼地。陈军吃了两个咸鸭蛋，趴在水口喝了一气凉水，就仰在小树的凉荫里望天了。望到小晌午，打东边一摇一摆地又过来一个娘们，走近了方看清那是春梅，脸晒得红扑扑。陈军坐起来说：“春梅，咋这样快就回啦，没搁你二姨家吃饭？”春梅说：“没吃，吃饭耽误事，俺娘叫俺早去早回，下午俺还得下地挣工分哪。”胳膊弯里还是那个小篮，沉沉的。陈军说：“鸭蛋送去了呗？”春梅说：“鸭蛋送去了，俺二姨叫俺带几个香瓜家来，留两个你解个渴呗。”陈军说：“你那香瓜有数，家去你娘问起来，你讲不明白。”春梅说：“俺就讲俺路上吃了。”春梅打篮里拿出两个香瓜，一人一个吃了，讲了一会话，春梅才起来往庄里去。

春梅是庄里最好看的姑娘，人大方，又懂礼节。晚上陈军吃过饭洗过澡，就上庄东头串门去。天上的星出得齐整，明个准又是个晴热天。夏夜里却凉快，风，爽爽的，一阵阵打庄稼地里吹过来，穿庄而过，又回到庄稼地里。陈军拐到月亮河边上，月亮河边更凉快，水里的凉爽气层层地漫上来。春梅家就离月亮河不远，她家人缘好，人都愿意上她家串门。陈军到的时候，春梅家院里已经有了三四个串门的了，正闲谈前几天队里开社员会提的一些问题，春梅

在纳鞋底，春梅娘捡小麦里的土粒，小产娘在捻线。胜元说：“叫咱们摆队里的资本主义表现，谈问题，摆事例，那些事哪个社员不知道。就讲不合理开支吧，队里经常拿集体的东西送人，社员看到一袋袋花生、一包包大米白白送了人，哪个不憋一肚子气，这都是咱们自个的劳动成果！再讲阶级斗争抓得松，以前对四类分子管得可严了，白天强迫他干活，晚上开会学习，散了学习命令他站岗，他敢说个不字？现在可好，四类分子活不干也没人问，咱们开会，他在家睡大觉。嗨，咱讲这也没用！”春梅娘说：“知道没用你还肯讲。”学东说：“叫你闲操心。你没听社员讲：茶壶、酒壶、马马虎虎。啥意思？有过不去的事了，把干部往家里头一拉，递烟、敬酒，好生招待，一吃二喝，啥事都能成。”春梅的弟弟学家，高中才下学，接上讲：“你这话讲得不对，一吃二喝，干部就放弃了原则，放弃了斗争？那样的干部是极少数，只占百分之零点五。俺问你，‘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在哪里？就是不要阶级斗争，这句话的要害也是放弃阶级斗争，这可能是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可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胜元讲：“再拿咱公社的平坟运动来讲，要求所有耕地里的坟都平掉，有些队干部重视，就完成得好，有些队干部马马虎虎，就完成得不好。还有些队只把坟的上边给平了，往后这个事抓得松了，坟主马上又能把坟再添起来，这不叫阶级斗争叫啥？”春梅说：“小事情也能看出大问题来。”陈军说：“这就跟咱们点化肥一样，点化肥是为了使小麦长得更壮更旺盛，假如化肥撒到了窝窝外面，就起不到作用，就会白白浪费掉，所以化肥点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小麦的成长，影响到下季的收获，这是重要的一环。咱们国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好，也直接影响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早迟，影响到无产阶级艰苦奋斗得来的成果的好坏。”学东说：“那现在人的思想觉悟还有不少达不到的，就像前庄，干部才讲要收回自

留地，社员就讲了：那咱往后就前院子开瓷店，后院子开棍厂。啥意思哩？瓷店就是要饭碗，棍厂就是要饭棍，就讲要出去要饭了。”小产娘讲：“人家不讲了：天天都有三高兴三不高兴，哪三高兴？吃饭高兴，睡觉高兴，打牌高兴。哪三不高兴？干活不高兴，捞不到上集不高兴，没钱老不高兴。这可是资本主义思想？”春梅说：“这是最狭隘的资本主义思想。”说着，就站起来把鞋底放在板凳上，出去了。陈军说：“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理想，在这种人身上哪还有半点地位。”学家说：“这是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私有制的残余在他们身上死灰复燃，农民的革命不彻底性就表现在这里。”小产娘讲：“哟，你不是农民？”学家说：“俺是学生。”小产娘讲：“你不是农民也是农民后代。”陈军觉着不早了，伸个懒腰，站起来往外走。其实他是想在外头撞见春梅，跟春梅讲讲话。他走到院子外头，院里的辩论还在进行着。

院子外面凉风习习，天上的星显得更亮了。陈军看见春梅家的地震庵子里有灯光，他想春梅肯定在里面，就走过去，拉开庵子门，说：“春梅。”春梅正坐在床边上干什么，看见陈军喊一声进来了，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把一件东西塞到床头的红木箱里面去。陈军说：“春梅，你在干啥？”春梅脸上红扑扑的，说：“俺啥也没干。”陈军看见床席上有些丝丝的血迹，心里一惊，忙问：“你哪里淌血了？不要紧吧？”春梅脸更红了，瞥了陈军一眼，说：“姑娘的事，小伙子不要乱问。”陈军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但又不明白是什么事，心里觉得很神秘。春梅讲：“听队长说你要上城里了。”陈军说：“县知青办抽俺去写材料，写完材料就回来。”春梅说：“那得多长时间？”陈军说：“十天半月吧。”春梅说：“俺上城里能去找你吗？”陈军说：“那当然能，你上知青办就能找到俺。”春梅说：“你别讲不认得俺。”陈军说：“俺哪能那样讲。”讲了这样一些话后，春梅